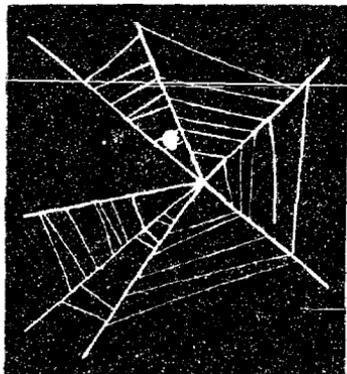


---

# 月國

著天 吳



版 出 社 國 文

---

吳  
天著

# 團戶

(獨幕劇集)

文  
國  
社  
出  
版

5419

本書目次

復工之前	五
母女們	三
國戶	二

485032



# 復工之前

人物：金發

其妻

王五

老趙

李德建

高老大

佈景：金發的家：在工廠附近的一間平房；傢具簡陋。

開幕時，王五正在惡狠狠地催印子錢，金發妻用好話央求他。王五全不理睬。

王五 讓我再說一遍，金發嫂！今天我到這邊來已經是第四次了，知道嗎？第四次了。

金妻 是的，實在對不起你，這是第四次——

王五 究竟怎麼說？你們是打算不還我錢呢？還是打別的主意？



金妻 那裏話？實在是——

王五 我替你說了吧！——「沒有錢」，對不對？全是廢話，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遍了。

還是免了吧！哼！我知道你們有錢沒有錢！

金妻 這一點，王阿叔，務必請你相信我們。我們實在是沒有錢。

王五 有也好，沒有也好，我王五的錢，你們休想賴掉。當初借錢的時候，我要不是眼看着金發可憐，死了媽到處找不到錢買口棺材，我才不做這種好事。你記不記得大家講好，每逢初一，十五付利錢。

金妻 你的好心，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實在說——我們從來沒有短少過你的錢，不過——

王五 不過，現在一個整月了，我却一個銅子兒也沒有拿到。

金妻 要不是金發廠裏罷了工，我們絕不會短少你一個錢的，不過——

王五 不過，你們到底欠了我的錢。我王五的錢是一天也拖延不得的。你可曾聽說誰拖延過我王五的印子錢？總算跟你們賣交情，寬限了幾天，誰知道你們竟把我當作好糊塗去的人，滿不放在心裏！一天挨一天，就想把牠攔開了。

金妻 王阿叔，我們哪裏有那個意思，借債還錢這是天公地道，不過——

王五 不過，你們到底沒有還我的錢。每次跑來，總是推三阻四的，老是明天，明天，我

問你，有幾個明天？哼！你們就根本想不打理我，金發連個影子也不見，讓你個女人家來應付。這，我可受不了。

金妻 廠裏這兩天實在忙。金發大早一下床就出去，不到天黑不回來。

王五 金發忙不忙，我管不了這許多。不過，金發嫂，我得提醒你個醒，金發要是想躲着我，賴掉這筆債，那是做夢！上海灘上我不多不少，混事也有這麼十五、二十年了。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回賴債的。

金妻 王阿叔，我們沒有賴債，不過——

王五 不過是不還債吧了！今兒你非還我錢不可。我王五做的是這門生意，錢就是命，命就是錢。

金妻 我們哪裏情願差人家錢，給人家講話。實在是萬不得已，廠裏罷工一直到現在，不瞞你說，現在連一天三頓飯，都糊不到嘴。

王五 這怨得了誰？好好地要罷工，自討苦吃！

金妻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王阿叔，一個月的工錢糊不了口，你想，柴米油鹽哪一樣不漲價，連我們這樣人口少，省吃儉用的人家也還過不了，更不用說那些妻兒子女一大堆的人家了。我說過罷工這樣罷下去總不是個辦法，可是金發不聽，他簡直是入了

麼。他說不這樣就不能好好地活着。

王五（尖銳地）現在罷得怎樣？日子好受嗎？

金妻 本來說一個禮拜就可以復工的，哪兒知道直到現在一個月了，還沒有復工；一個禮拜還拖得起，一個月可就捱不下去了。

王五 對了，除非有後台，有準備。要不，你就休想罷工，老闆人家大公司，大洋行開着，難道會怕你？這不是雞蛋碰石頭是什麼？

金妻 王阿叔，就請你再寬限些日子吧！一等罷工完結——

王五 笑話，你們罷工干我屁事，難道也要我來陪着？我知道你們哪一天罷工完結？我已經說過了，今兒個非還我錢不可。你就是說到天邊，也是白費唾沫。我要是要不到錢，也算不了王五。

金妻 我們一定給錢。王阿叔，明天怎麼樣？這一次一定——

王五 明天？我等不了明天，你們也太不識相了，我做好做歹，放寬了你們這許多日子。還想拖下去，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金妻 王阿叔，你——

王五 快給我拿錢來！廢話少說。

金妻

王五 給不給我錢？

金妻

王五 給不給我錢？你說，給不給我錢？

（在王五逼得金妻無法應付時高老大上。）

老大 （看見王五）哦！王五，你在這兒。

王五 （回身看見老大，馬上換副面孔）高大哥，是你！

老大 我有點兒事，要找金發。

金妻 他在廠裏，高老伯。

老大 唔唔！我順路到這兒來看看他，沒有什麼大事。（對王五）怎末，老王你在這兒幹

嗎？

王五 一點兒小事。

老大 余三爺找你知道嗎？

王五 （一聽見余三的名字頗爲肅然）三爺？他在哪兒？

老大 （指了指前面）對面得意樓。

王五 我就去。

老大 唔，在那兒多等一會，我有話跟你說。

王五 是！我一定等你。（轉身對金妻）別忘了，我的錢過不了今天，你好好帶個信給金發，我等下來拿，要是今兒付不了錢，明兒馬路上見，我倒要看看金發的能耐。到了那時候，可就別怪我王五不講情面了。（下）

（沉默。）

老大 金發嫂，怎麼回事？

金妻 高老伯，你大概也是知道的，我們差王五的印子錢，金發廠裏罷了工，一個月沒有一個大收入，自然還不出王五的錢。你看他就這樣逼着我們。唉！

老大 （故作不知）怎麼，廠裏的罷工還沒有解決嗎？

金妻 已經一個月了，唉！金發老是說快了，快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個頭緒。現在他正在廠裏呢，他說今天也許可以解決，一解決就好了，但願他能馬上找點錢回來。

老大 （熱切地）今天，怎麼？罷工今天就可以解決？

金妻 我也是聽他出去的時候這麼說，不知道是真是假！

老大 （自語）今天！

金妻 但願是真的。

老大 你怎麼能够料定？

金妻 他們說，回頭要開一個會來決定。

老大 (恍然) 是這樣的？

金妻 |高老伯！你不知道？(想起來)對了！難怪，高老伯已經不在廠裏，這些事自然不  
大清楚了。

老大 我不在廠裏，倒很關心廠裏的事！

金妻 哦！這就太好了。高老伯，幾個月沒有看見你了。

老大 (唐塞) 我很忙。

金妻 聽說高老伯現在做了大事，發大財了。

老大 (閃躲地)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金妻 難怪這麼久沒看見你。你要是有什麼門路，千萬請你提拔提拔金發！

老大 那自然，那自然！我現在正在留意着。像金發這樣能幹的人不怕沒有出頭的日子。

我久已說過了，只要他——(轉換語意)聽說他混得很好，這一次的罷工，他很出力。

金妻 我也不知道他攪些什麼，每天忙得連屁股坐板櫈也坐不熱。

老大 難怪，青年漢子做點出人頭地的事才對，不過你說——他們就要復工了，我看——  
金妻 是這麼說，不過沒有準。

老大 那就太可惜了！

金妻 可惜？再不能罷下去，日子實在捱不下去了。

老大 這倒是真的。罷工這樣沒頭腦地幹，自然不行，其實，肯幫忙的人也並不是沒有，  
比方說我吧，金發我們是老朋友……

金妻 （意想不到）那就感恩不盡了。真是難有這樣好心的人。金發的朋友不少心好的，  
可是沒有一個有錢。

老大 我真不知道你們這樣困難，你們真的沒有錢用嗎？

金妻 是的，我們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

老大 我很願意幫助你們。（用手在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來）我可以……

金妻 （看見錢很歡喜，但是不敢接受）高老伯，你這是做什麼？

老大 小數目，不算多，也不算——少，只要你們金發肯幫我一點忙。

金妻 謝謝你，高老伯！不過……我們承當不起，你的心實在太好了。不過，這要問問金  
發，他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最不喜歡用人家的錢，除非萬不得已。連借也不幹。

老大 你可以不告訴他。

金妻 那更不好，他知道就更不得了啦。

老大 你不是說日子過不下去，連吃飯怕都不成了嗎？

金妻 是的，我們要人幫助，可是你太慷慨。我們一時實在承當不起。金發馬上就要回來，你可以當面同他說。也許他們罷工解決了，也許他會拿錢回來。

老大 （見她不收，把錢又藏好）好吧！金發嫂，我總是樂意幫助你們的，隨便你們什麼時候都好，金發我們是老交情，我們自然好說。我走了，（走幾步，想起什麼又折回）等下金發回來，你不必說我來過。我會當面同他講的！（再走幾步，又折回）如果王五着急催錢，何不……

金妻 不，謝謝你！不坐坐了嗎？

老大 不了。（下）

金妻 奇怪，他爲什麼到這兒來？爲什麼這樣慷慨？要幫助我們？……天哪！罷工快

點結束吧！不然，我們只有死路一條！（跑去看看米罇）米也沒有了，只够今天一頓飯了，（開開破籐箱，只有幾件破衣服）衣服也當光了。要是再捱半個月……（喃喃地）不，一定會拿錢回來的，一定會拿錢回來的……（金發上。）

金妻 回來了？

金發 嗯！就得出去。

（沉默。）

金妻 （低聲）找到錢沒有？金發！

金發 （彷彿沒有聽見）什麼？

金妻 （再問一遍，聲稍高）找到錢沒有？

金發 （坐下）一直到這兒沒有停過，大家商量着怎麼對付老闆。

金妻 這麼說，你是沒有找人借錢？

金發 （搖搖頭）沒有。

金妻 那末，討債的怎麼辦呢？

金發

王五又來過一次了，他說要是我們再不給他錢，他就——

金發 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們廠裏罷工？

金妻 早同他說過了。

金發 你要同他說，一等復工，拿到工錢，馬上就還他。

金妻 可是他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復工。

金發 快了！

金妻 快了快了，你已經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究竟什麼時候復工呢？人家可不能等着。

金發 沒有錢，又有什麼辦法？

金妻 他可不管你有錢沒有錢，要是今天還不了他錢，他就——

金發 怎麼，今天？

金妻 他剛剛來過，等一下還要來。

金發 這個混蛋，二十塊錢，一毛錢的利錢，還到現在都還不清。看我那天還了他，還有

什麼話說！

金妻 可是他今天就要。看樣子要是不還他，恐怕——

金發 好吧！讓他來吧，看他怎麼樣！

金妻 你沒有看見他那付嘴臉，真不是人受的。（抱怨地）你一天到晚不在家，看不見，

自然不要緊，他可天天跑到家裏來儘逼我呀！

金發 你沒有看見我這兩天在外面整天奔走找錢嗎？廠裏罷工，大家都鬧饑荒。

金妻 早曉得這樣，不罷工就好了。

金發 不罷工？我們又怎麼過活？米價漲了又漲，簡直不是人買的。每月發下工錢來，不夠買半担米，你不老是跟我嘮叨？不趁現在爭一下，要到什麼時候？

金妻 要是罷工罷得好倒也罷了，可是整整一個月了，還是這樣不死不活的，事情弄得這樣僵。

金發 非要他知道知道我們的力量不可，今年一年，廠裏就賺了一百萬塊錢，可是我們不。但連一個銅子分不着，連要他每個人加幾塊工錢都不行，現在罷了工看他怎樣！也得要他虧虧本，才知道錢究竟是誰的力氣賺來的。

金妻 老闆有的是錢，一個月停工，他照樣吃得飽，住得好，可是我們，要是再不復工，就要餓死了。

金發 大家都照你這樣想，我們一輩子也沒有翻身的日子。

金妻 其實，你不必一個人那麼起勁，也得顧顧家裏。等下玉五要是再來，怎麼辦？

金發 ……不理他。

金妻 不理他？這怎麼行？他是在幫的，殺人放火，什麼事做不出來？

金發 依你說，怎麼辦？

金妻 你得馬上找點錢來，等一下——

金發 王五這個混蛋，專門重利盤剝。

金妻 誰叫你借他錢呢？你要是不借他錢，不就沒有這回事了？

金發 借錢，是的，借錢！可是借錢又怎麼樣？我一天到晚跑，還不是爲的這個家。

金妻 （覺得自己逼得太利害了）金發，你不要着急，我們總得想個辦法，想個辦法。

金發 你只知道跟我嘮叨，我哪裏不知道家裏要錢用，你不知道我在外面整天忙的什麼？

我跑東跑西還不是爲的一家吃住。

金妻 好了，算是我說錯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老趙上。）

老趙 怎麼還不去？金發！阿金他們在那兒等你去大家商量商量，聽說老闆派的代表就要來了。

金發 好的，好的，（起立）我就走！

老趙 有茶嗎？給我口水喝喝！我跑得很累。

金發 （看茶壺）沒有了！（對妻）去泡點開水來！

（金妻拿水壺下。）

金發 怎麼，他們全到了？

老趙 全到了，阿金要我來找你。大家先商量定最後的條件，弄得好，今天也許就可以解決。要是這次老闊的代表還有點誠意的話。

金發 好極了，只要他能全部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已經吃虧一個月了。

老趙 這個月大家的生活够苦的了，聽說，有人正要想來利用我們這次罷工，好把工廠借此搶過去。

金發 誰？

老趙 誰？還不是那班（做個手勢）「過去了的」人。

金發 他們要搶工廠？

老趙 不是他們自己，是替他們的主子搶！

金發 那是老闊造謠言，想破壞我們的。他們說我們這次罷工有背景，好賴掉自己的錯。

老趙 老闊自然故意造謠言，不過，你倒不要小看這件事，最近發現幾個靠不住的人，你  
不知道嗎？

金發 不要大驚小怪，這是幾個壞蛋，他們想搗亂，差得遠呢！

老趙 不能這麼說，你不看見，那個高貴達高老大嗎？他這兩天就專在工廠附近轉，鬼鬼祟祟的，碰見人一臉的笑，看那樣兒不會有好事。

金發 怎麼，他？

老趙 早「過去了」，自從離開了廠，他就去幹這玩意兒。從前他不是常到你家裏來的嗎？

金發 半年沒來過了。

老趙 可不是嗎？這一個好久不見的人影，現在突然出現，這裏面會沒有「鬼」？

金發 管他鬼不鬼，我們罷工是罷定了，誰也別想動我們。

老趙 自然，不過——

（金妻提水壺上。）

金發 （倒茶）喝杯茶！

老趙 （喝茶）渴極了！（又喝了一杯）我們走吧！

金發 好！（對金妻）我去開會去！等下王五來，就說現在我們沒有錢，要是回頭跟老闆

條件談妥，馬上給他錢，不欠他一個銅子。

（金發，老趙同下。）

（金妻在愁苦地思索着。）

（半响王五上。）

金妻 （抬頭看見王五，吃了一驚）王——阿叔，你又來了。

王五 是的，我又來了。

金妻 金發剛出去，你沒有……碰見……他？

王五 沒有碰見，（坐下）反正一樣，碰見也好，不碰見也好，我總是一樣要錢。想來他已經找到錢回來了。

金妻 沒有，金發說，請你再限幾天。

王五 我跟你說的話，你有沒有跟他提起？（見金妻不語。恐嚇地）哼哼！他不管，我可要給他點顏色看看！我問你，你打算怎麼辦？（威脅）傢伙，人手我都預備好了，隨便他要吃那一樣？

金妻 （恐怖）什麼，什麼，王——阿叔，你，你……不……

王五 差錢賴債，我倒沒有碰到過像你們這樣的人。要全碰着你們，我可不要完蛋了事。一輩子就別想有碗薄粥喝喝了。金發嫂，你說，你說！

金妻 我們……真是沒有錢。

王五 外面有我幾個弟兄，我講交情，他們可不講交情。他們都站在那兒等着，只要我叫一聲就進來。金發不在家，你可在家！

金妻 這個，金發……

王五 金發？哼！回頭等他回來，也許連家門都摸不着了。喂！（對門外）大羅，（外面有人答應）尤二禿子！（外面又有人應了一聲）你們在外面等着！（對金妻）怎麼樣？

金妻 （恐怖極）王阿叔，請你開開恩，再寬限一次！

王五 不行，今天非拿出錢來不可。

金妻 等金發回來。

王五 不行，非馬上拿錢來不行。

金妻 我求求你，等金發回來，就給你錢。

王五 告訴你不行就是不行！馬上拿錢來，不然我要你的命，看我王五做得到做不到。

金妻 我在這兒求你，（恐怖極，聲近哭泣）王阿叔，菩薩會保佑你，……

王五 拿錢來，拿錢來！

（高老大上，在門口稍停，這時走進來。）

老大 （好像沒有看見這回事一樣）金發沒有回來？金發嫂！（看見王五）你又來了？

王五 （帶氣地）你說氣人不氣人？老大，我借錢給他們是好心，可是「肉包子打狗，有

去無來」！他們簡直不想還我錢。

老大 真的嗎？金發嫂！

金妻 是的，我們差王阿叔的錢，一時還不出，金發廠裏罷了工……

老大 你聽了嗎？王五！

王五 什麼？老大。

老大 他還不起你錢，是爲了廠裏罷工，這是不得已的事，並不是故意拖欠啊。

王五 可是我等著錢用，老大，你知道我也有我的難處。

金妻 只求王阿叔再寬限幾天。

老大 （做出同情的樣子）王五，你聽我說，他們只要你寬限幾天，並不是要賴債，他們是爲了跟老闆爭工錢，這是沒有一點錯的，你得體諒着點。

王五 自然，自然，不過我已經讓了好久了，再讓不下去了，你知道，我也是個窮人，就靠着這點兒錢過活。

老大 金發究竟欠你多少錢？

王五 二十塊錢。

老大 哦！二十塊錢，也值得這樣催逼，我身邊剛好有一點，你拿去吧！（拿錢給王五）

王五 那真，真……（收了錢，金發嫂在旁說不出一句話來。）

老大 這末，你可行了吧？

王五 自然，只要有人還我錢就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的？（笑）老大，難爲你了，以後你這錢跟金發要就是，再不然我來代你討也行。

老大 還不快走！

王五 是！遵命！（下）

金妻 真是謝謝高老伯！要不是你啊，還不知道鬧到怎麼天翻地覆呢！讓你替我們墊了錢，真是過意不去。

老大 那有什麼要緊，救人之急，做朋友應該這樣。

金妻 等金發回來，我要他重重謝你，馬上設法還你。

老大 不必那樣着急，我幫助人從來不計較這些，這區區的數目，你暫時也不必向金發提起！

金妻 我可不得不告訴金發，好讓他知道高老伯待我們的好處。

老大 慷慨好義，這是我的脾氣。誰都保不住不要人幫忙，大家互相幫助這才行！比方說我吧，我就要人幫助。

金妻 |高老伯客氣，像你這樣的人，哪裏有什麼事要人幫助哩。  
老大 |眼前就要你們金發幫個小忙。

金妻 真的？

老大 一點不假。

金妻 |高老伯幫了我們這一個大忙，如果需要我們什麼，我們沒有不願意做的。

老大 真的嗎？

金妻 自然是真的。

老大 其實我說錯了，我是要和你們金發合作。

金妻 什麼？「合——作」？

老大 （想想，還得換句話）不，我是要澈底地幫你們金發一個忙。

金妻 哦，那就太感謝你了！

老大 |金發廠裏的罷工究竟怎麼了？

金妻 （提到罷工就懊惱）唉！我希望牠快點復工。

老大 不能那樣想，他們罷工罷得有道理。

金妻 怎麼？高老伯也是這末想？

老大 我說他們多要點工錢並沒有什麼錯。現在柴米油鹽那一樣不漲價？就是工人的工錢

還是照舊，這怎麼活得下去呢？自然得跟他們拚一拚！（一轉）不過單是橫衝直撞，

也不是個辦法！

金妻 像他們這一次，就吃盡了苦，還不知道結果怎麼樣呢！

老大 我倒很願意幫助他們，而且我有幾個朋友也都是重義氣的人，他們也願意幫助。

金妻 真的？真是菩薩心腸！等下金發回來，我馬上告訴他。有人幫忙，事情就好辦了。

老大 跟他講要他們繼續罷工，一直罷下去！

金妻 要他們繼續罷工？

老大 對了，我和我的朋友一定跟他撐腰，你叫他不要害怕。要什麼有什麼，只要一直罷

下去，不接受老闆的什麼鬼條件。

金妻 金發一定願意，這一次的事他頂起勁。

老大 那就好了。我知道他和我很合得來，你先跟他提一下，回頭我還要當面同他講，

事成了包你們有好處。

金妻 那末，你要幫的忙是什麼呢？

老大 幫的忙，你還不知道？就是這個，就是這個了。

金妻 （不解）這一個？

老大 嗯！你要他叫大家一直罷工罷下去，我幫你們，要錢有錢，要什麼有什麼！

金妻 這——高老伯真是好人，高老伯真是好人……

老大 我這兒還有點錢，送給你們零用。（拿錢）

金妻 不敢當，不敢當。（拒絕）

老大 不必客氣！

金妻 實在不敢當。

老大 你就收了吧！

金妻 實在不敢當。

（正在把錢推來推去時李德建上。）

金妻 （看見李）哦！李先生。

德建 金發沒有在家？

金妻 他不在廠裏？

德建 沒有，我看見他剛回來，哦！（對高）老大，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老大 （還是那一套）路過這兒，順便進來看看金發。

德建 好久不見了。一向得意吧！

老大 彼此彼此！廠裏忙嗎？

德建 跟以前一樣，現在廠裏罷了工，你一定知道。

老大 我相信這又是幾個人鬧起來的，結果還是你們勝利。

德建 那倒——

老大 好，我還有點兒事，（欲行）回頭見！

德建 回頭見！

老大 （對金妻）拜托你的事，務必請你辦到，等會兒我來聽回音。（下）

金妻 好的，好的，（送高）你走好。

德建 （試探）金發嫂，高老大來是找金發有什麼事嗎？

金妻 他是來問問廠裏罷工的情形。

德建 喔，是這樣的。

金妻 |李先生，你要找金發，到廠裏，他準在那兒。

德建 廠裏人多，不大方便，我是來找他談談，要在人少的地方商量商量。

金妻 什麼事？

德建 說起來太簡單了，廠裏罷工還是相持不下，這總不是個事。兩敗俱傷，我的意思是

大家沒有什麼話不可以談的，事情談開了，沒有什麼不好辦。憑良心說，這一次不為

了飯碗，我準跟他們站在一邊。我很佩服你們金發，他年青又能幹。

金妻 李先生太誇獎他了！

德建 一點也不誇獎。這一次金發替工人講話，大家都佩服他，都聽信他的話，這就是一個證據。

金妻 這又有什麼用？一整個月過得苦透了。

德建 可不是？其實這次廠裏罷工，本來老早就可以結束的，就是因為有人堅持，老闆——金發嫂，你不知道，他倒是個好心人，這一次他很體貼工人的艱苦，一下子就答應了工人的要求，沒有談得妥的，只是那幾個小條件吧了。

金妻 那就早該上工了！

德建 可不是？不過聽說前天他們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都贊成復工，可是有幾個人反對。

金妻 爲什麼？

德建 這些人中間金發反對得最利害，所以——

金妻 是這樣的？

德建 所以我想和金發談一次，大家講講開。等一會老闆的代表就要來，做最後的談判，

所以我想和金發談談，免得再決裂。

金妻 | 李先生，你要是作急看他，還是趕快到工廠裏去！

德建 唔！找他一個人……我這就去！（欲行）

（金發上。）

金妻 | 金發回來了。

德建 | 金發！

金妻 | 金發，廠裏的李先生找你！

金發 （看見李） | 李先生！有什麼事嗎？

德建 沒有什麼，我們坐下來談幾句話好不好？

金發 好的，不過要請快一點兒，李先生不會不知道，老闆的代表——

德建 對了，我知道你們就要談判，我只有幾句話，一定要在談判之前跟你說，金發……

金發 是關於廠裏罷工的事嗎？

德建 是的，金發，我希望你更了解我，這次罷工，我是非常同情的，我也認為加工錢有

道理。

金發 唔！

德建 不過，這樣罷下去總不是個事，大家都吃虧，老闆已經讓了步，工人方面也得讓點步才對。

金發 我們不是也減少了一條。

德建 那是！我是說，要求得一個完滿的解決，就得平心靜氣地考慮考慮，想出一個真正的辦法，老闆能够接受，工人也說得過去，這麼一個兩不吃虧的辦法。這一次的條件的確太利害了點兒，所以我希望你和工人方面疏通疏通，等一下談判的時候馬上解決。（微笑）這樣重要的事，非得請你不可！因為大家相信你，而且，我們又談得來……

金發 你說什麼？

德建 請你去疏通疏通。

金發 （沉默）不行，我沒有那樣大的權力，罷工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德建 不過你可以同他們講講，他們都聽你的話，——或者，你用別的辦法。……

金發 你是叫我出賣了他們？

德建 不，不是那個意思，我是幫助你們。

金發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是那樣的人，這種事我不能做。

德建 金發，我們總算老朋友，這件事你最好能够做。做了，對於你是有好處的。我可以  
在老闆那兒提一句。……

金發 別再說下去了，我不懂轉彎抹角講話，讓我直說，我怎麼也不幹。你這是「收買」！  
德建 我是好意，你別動火——

金發 （按捺不住火氣）你要我出賣大家，這算得上是好意？

德建 我可沒有叫你出賣什麼人。

金發 那你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你想代表老闆做說客，挑撥離間我們大家？

德建 我絕沒有這種念頭，金發，你誤會了我的好意。

金發 你的意思不用誤會，一看就看得出來。你是老闆的人，知道你在替他出來活動。

德建 不要弄錯了，金發，你是明白人，你願意廠落在別人的手裏嗎？

金發 你是說誰？

德建 現在正有人要搶廠，你難道不知道？

金發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德建 這關係可大着，多少人想利用這次罷工。

金發 這是謠言。我們這次罷工是自動的，你能說，我們一個月的工錢吃不飽是假的嗎？

你能說，我們大家都要加工錢是被人利用嗎？

德建 可是，難免沒有幾個敗類。

金發 喂，你說話可得當心點兒，不能侮辱我們全體工人。

德建 這麼說，你是不接受我的勸告了？

金發 （堅決）我不能接受！

德建 真的不接受？

金發 真的。

德建 一點也沒有轉彎的餘地嗎？

金發 沒有！

德建 好吧！我算是碰了一個釘子，金發，你可得記好！

金發 記好又怎麼樣？你到我的家裏想收買我，我總算對你客氣了。

德建 怎麼，你把我當成什麼樣的人了？哼！

金發 請走吧！我要開會去了，你可以告訴你的老闆，我不要你們的好處。請走吧！

德建 好吧！我就走，可是金發，你別當我不知道，你們頑的把戲，我自然有辦法對付

你，你們的罷工完全有背景的，我已經有了證據，你的把柄已經抓在我的手裏。（向

金發妻看一眼）你還好意思說不被收買，哼！你早被人家收買了。

金發（忍不住）你媽的，你說什麼？

德建 我說你勾結了歹人，破壞工廠，還打出什麼漂亮口號來！我要把這件事宣傳出去，告訴全廠的工人。

金發（怒）什麼？你這個造謠中傷的狗，你再多說一句，我就揍死你！

（金發要動手，被妻拉開。）

德建 好吧！倒要看看誰厲害。（急下）

金發 這個混賬東西，想來打我的主意。還敢恐嚇我！當面造我的謠言！（對妻）要不是你攔住，我一定打死他，我有什麼把柄抓在他手裏？（對妻）渾蛋，他什麼時候來的？

金妻 剛來不久，說是找你有要緊的事，我以為有什麼，原來是這些鬼話！

金發 他們想使我們屈伏，就弄出這些鬼花樣來！這兩天，這傢伙天天找你找他，想離開我們，收買我們，他以為我們窮得生活沒有辦法了，就可以收買。你媽的。

金妻（畏怯地，安慰他）金發，隨他去好了！只要你們好好做，還怕他幹嗎？

金發 我自然不怕他。頂多他不過想法開除我，可是這次罷工要是得到了勝利，裏面有一條「不許無故開除工人」，看他敢動我們一根汗毛不！

金妻 我相信這一次一定可以得到勝利。

金發 (奇怪而欣喜) 你也這樣想嗎？

金妻 是的！

金發 那就好了。

金妻 只要事做得對，一定會有人幫助我們的，金發！我們不要怕他，罷工一定接連罷下去。

金發 其實我們只要老闆接受大部份的條件就行了。可是他就一點也不肯讓步，還派出人

來說騙我們。

金妻 不要聽信他，金發，告訴我，罷工還要繼續下去嗎？

金發 這要看今天談話的結果怎麼樣。我們已經商量好最後的讓步。

金妻 其實你們就不該讓步！

金發 怎麼？(奇怪) 你也這樣想？

金妻 (掩飾) 我不過隨便這樣說罷了，這次罷工你們不是已經有了整整一個月了嗎？

金發 是的。

金妻 最好別枉費這場心力。

金發 你也贊成罷工？

金妻 (不甚肯定地點頭)……

金發 (興奮而欣慰) 好極了，好極了！每天聽你跟我鬧錢鬧米，真心煩！今天聽了你這麼說，多使我歡喜。你好像明白了許多。

金妻 你真的喜歡我這樣嗎？

金發 我真高興，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

金妻 只要你高興就好了。

金發 (親愛地) 只要罷工一解決，將來我們的日子就要好過些了。一拿到錢，我們馬上還債，還可以玩幾天。把那件新旗袍贖出來……

金妻 那太好了。

金發 一還了債——哦，對了，那個債怎麼樣，王五來過嗎？

金妻 (一勝) 來過了！

金發 怎麼說的？

金妻 他一直催逼得很兇，很厲害，後來——

金發 後來，自然要不到錢，也只好走了，是不是？他走的時候說什麼沒有？

金妻 不，不——

金發 不，他難道說了什麼話嗎？

金妻 （搖頭）不是的，他……

金發 不要怕他，我們也不是賴他的債，他又能把我們怎麼樣！

金妻 （喃喃地）是的，我們不怕他，不過……

金發 不要怕，他不過是嚇唬嚇唬我們吧了。

金妻 不過，我們的生活……

金發 自然得想辦法。

金妻 （突然）如果有人幫助我們，你說可好？

金發 那自然好！不過——（懷疑）你說什麼人要幫助我們？

金妻 （不敢說出）我不過說說罷了，天下也有好心的人看見我們沒有得穿，沒有得吃，

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他們慈悲心一動，就幫助了我們。

金發 這種人太少了。除非他真正懂得我們，有許多人不過是嘴上講講，再不然就是有別

的用心，還有一種人——

金妻 你說，高老大這個人怎麼樣？

金發 高老大，你怎麼想得起來，快別提他了。他現在在那兒幹那些喪天害理的事，真怪，你怎麼想起他來的？

金妻 (吃一驚，馬上掩飾) 我不過隨便提提他罷了。

金發 (愠感地) 你說有人要幫助我們，就是他？

金妻 不，不是！

金發 這個傢伙，再壞不過了。自從去年離開廠，就到(做個手勢)「那邊去」了，這種人全沒有心肝。比狗還不如。

金妻 哦，是這樣的。

金發 (站起來) 我要走了。談判一完，我就回來，你在家等我的好消息，如果弄得好，我可以馬上領錢回來。明天我們就還債，帶你上大世界玩。

金妻 告訴我，金發，這個高老大真是個全無心肝的人嗎？

金發 是的，全無心肝的人，是個道地的壞蛋，一個非常陰險的傢伙，這兩天，他老是在工廠門口轉，大概又存着什麼壞念頭了。

金妻 也許人家造他的謠言。

金發 殺人，綁票，他什麼都幹，這算得上是謠言？

金妻 說不定他做過這種事，不過他也作與有好心，比方說，在朋友急難的時候，幫助人家，這不是良心好的人做的事嗎？

金發 我不信他有什麼好心。多少人壞在他手裏，還有什麼好心？奇怪，怎麼你今天老是要講他？一提到他，我就恨，你只要記着，他是一個全無心肝的人，一個無惡不作的人。好，我走了！

金妻 (自語) 一個無惡不作的人。

(老趙上。)

金發 (看見老趙) 是催我去？我就來了。

老趙 不，我要來告訴你一個消息。

金發 什麼？老闆的代表說了什麼？

老趙 不是這個！

金發 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最後的條件。不能讓步。你這樣直瞪瞪地看我幹什麼？

老趙 你還不知道，現在廠裏有人說你——

(此時起，金發妻異常緊張)

金發 說我什麼？

老趙 說你和高老大有來往？

金發 (大驚) 什麼？這話是誰說的？

老趙 自然，我相信這是謠言。

金發 誰說的？

老趙 據說是李德建講出去的。

金發 (給妻一眼，妻驚恐) 李德建！

老趙 他說你得了高老大的好處，所以要堅持罷工。

金發 他們大家都相信，都這樣說嗎？

老趙 只有幾個人。

金發 這個混蛋！(拍桌) 狗養的！(妻大驚) 他跑到我家來要想收買我，叫我跟工人疏

通，向資本家屈伏，被我大罵了一頓跑了，他就來中傷我！媽的！

老趙 我也知道這是謠言，你只要去解釋一下就行了！你想，誰會聽李德建的話？

金發 我就走！

老趙 不要性急，不要中好人的鬼計，我們要團結得緊緊的，好對付他。

金發 快去，快去！

(金發拉老趙急下。)

金妻 (自語) 一個全無心肝的人，啊！(恐怖) 他用錢來收買我們！他想害我們！啊！陰謀！陰謀！二十塊錢，要是王五不逼得那麼兇，高老大不來這兒。王五是厲害的，他帶了弟兄，要是沒有高老大這二十塊錢，難保不會發生什麼事吧！……高貴達，他是幹什麼的；他幫助我們，他想利用我們，想要金發跟他們一齊做事？……可怕，可怕，這怎麼辦？……金發不知道，要是他知道了！……可是人家却知道了，啊，天哪！(坐在凳子上)

(王五上。)

王五 (笑嘻嘻地) 金發嫂！

金妻 (見王五大吃一驚，起身) 是你！(半晌) 你又來幹什麼？

王五 嚇着了你嗎？對不住！

金妻 我難道沒有還過你的錢嗎？

王五 我不是爲那個事，我是代高老大來問個信息的。

金妻 你？你代高貴達來打探信息？

王五 是的。

金妻 那麼說，你們是一伙的。

王五 (奸笑) 無所謂，大家是朋友，他要我幫他點忙。

金妻 (大驚) 呀，你們是一路？

王五 隨便怎麼說吧！我只要曉得，你跟金發講過了沒有？他答應了嗎？

金妻 (大驚) 啊！你們是串通了的。

王五 放明白一點，高老大既然周濟了你們，你就得給他做事，你得要金發去鼓動工人繼

續罷工。等到他們來接廠，金發也可以高昇，不然——

金妻 我沒有這個權力，他不會肯，如果他知道了……

王五 他不肯，你得逼着他肯！

金妻 不行，不行。

王五 不要忘了，我們有弟兄，有傢伙，你只要把這中間的利害講給他聽。他沒有不肯的。

金妻 不，我不能那樣幹。

王五 那末你能白化人家的錢？你既然用了他的錢，就得替他幹事。

金妻 我沒有要他的，這是他自己願意幫助我們。

王五 說得好，人家的洋錢，白花花地拿出來，會沒有一點兒用意？你也不用鏡子照照自己的臉。

金妻 你們打算怎樣？

王五 你馬上告訴金發，叫他跟着我們走，要不然……

金妻 不要再說下去，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王五 不要聽也得聽！告訴我，你剛才說了沒有？快告訴我，我好去回話。

金妻 沒有，沒有，你們不能逼我……

王五 你以為這樣就了啦！別做夢啦，沒有那麼便當的事。

金妻 你走吧！快走，快走，快不要讓金發知道，不然我就完了。

王五 你這個胆小鬼，怕什麼？你到現在還怕對金發講嗎？

金妻 我求求你，求求你，王五爺快走吧。不要讓金發知道，事情還有辦法，我一定還他的錢，我不會要他這不明不白的錢，請你饒饒我吧！我求你，饒了我吧！

王五 哼！你不同金發講，我們會直接對他說！

金妻 我求求你，我一定會還他錢，只要你向金發提起，我求求你，（跪下）不要向他提起！

王五 你瘋了！你怕金發知道，我們可不怕他知道，我們正要他知道呢！你既然沒有做，我們代你做好了。

金妻 （拉着他不放）不要去告訴他，千萬不要去告訴他！

王五 去你的吧！誰跟你胡纏。（把她甩在地上）我去回高老大的話，等下讓他親自來跟你算賬！（下）

金妻 （慢慢站起來）走了！哦，（看看四面）他真的走啦！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天老爺保佑保佑我們度過這個難關吧！只要金發不知道！……他來了，他來了！正是他。

（金發上。）

金妻 你回來了。

金發 過來！回答我！臉朝我！

金妻 別這樣，我怕！

金發 不要躲開我，聽我說。站好！

金妻 你要說什麼？

金發 說什麼？我問你，高老大到我們這裏來過嗎？

金妻 是……（點頭，後又搖頭）不，沒有。

金發 有，沒有，你說說清楚。有人看見他從我們家裏出去，快說，他有沒有來過？

金妻 來過。

金發 來過，有人還看見他跟你談了多少話，他說了些什麼？

金妻 他說……

金發 （逼着她）說呀！

金妻 他說工人罷工罷得有道理。他很願意幫助工人。

金發 怪不得你說有人要幫助我們，原來就是說的他！（提着她）他還說了些什麼？

金妻 我……我沒有錯，別再逼我啦！天哪，我沒有錯。

金發 快說！他還說了些什麼？

金妻 他叫我打探罷工的消息，他要我叫你鼓動工人堅持罷工，一直罷下去。

金發 還有呢，還有呢！快說，快說，不要遺漏一點。

金妻 （戰慄）他……他還……

金發 什麼，還有什麼！

金妻 王五在這兒逼錢逼得緊，他代我們付了賬。

金發 你還拿了錢，你竟然收了他的錢，你這個該死的東西！

金妻（以手遮面痛哭起來）啊！天啊！這不是我的錯！

金發 我恨不得把你……（揮拳欲擊）你這個活現形的爛貨。

金妻 金發，饒了我吧！這不能怪我，是王五逼錢逼得太兇，高老大他自己要代給的……

金發（垂手，坐落凳子上，痛苦之極）完了！我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工友？這一切都是真的！剛才我還跟他們辯論，當面罵了他們一頓，可是現在，這一切都是真的，天啊！

我還是個工人的代表，我是最清白的一個人，可是現在這再也不能抬起頭來了。（打妻）你這個爛貨，是你做的好事！

金妻（哀傷地）不要罵我，這能怨得了誰？我們沒有錢，債主逼得兇，誰知道他們是串通了的。

金發 我還有什麼話說？天啊！（對妻）你這個婊子，爛貨，給我滾，滾！（拉着她向外拖）

金妻 金發，金發！

（老趙上，見狀，呆立一旁。）

老趙 做什麼？金發，金發，不等事情交涉完，你先回來了。幹什麼？

金發（變態地）走開！我不要看見一個人，快離開這兒！

老趙 幹嗎？我是來報告你好消息的。

金發 我這麼一個倒運的人，還有什麼好消息？

老趙 我們已經勝利了，老闆已經接受我們最後的條件，我們決定明天就復工。

金發 復工？（自語）我這樣的人還能再去做工？

老趙 爲什麼不能，這兒是你的一個月工的錢，二十塊錢（交錢給他）我給你代領來了。

金發 （把錢拿到手中）啊！錢，錢，（發瘋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這麼多的錢！可是你來遲了一步，你不能贖回我的清白。

（就在這時，高老大出現在門口。）

老大 金發，你在家！

金發 （看見老大，一把抓着他）是你，你這個狗，你這個不是人養的東西！你想收買我，你想破壞我們工人，你想搶我們的工廠！你想殺害我，你想用錢買動我，錢，錢！（把鈔票擲在他頭上）拿回去！我要揍死你！（把他打倒在地。）

老趙 （跑過去排解）快放手！有話慢慢說。（高老大趁此一溜烟跑了）

金發 （轉對妻）就爲了你不懂事，隨便信任他，害得我好苦！我完了！（跌坐椅子上）

金妻 （挨着他身旁坐下）金發，金發，是我不好！

老趙 （同情地看着他）我了解，金發，我了解你！

——幕——

# 母女們

登場人物：

母親

她的大女兒

二女兒

三女兒

隣女

少婦

佈景——一間客堂，狹窄，灰暗，放着一些舊桌椅及一般日常用具。

幕開時，大女兒躺在床上，微聞懷中嬰兒哭聲及樓上的打牌聲。

大  
(哄身邊的孩子) 乖乖，別哭，別哭，別哭，媽不好，媽沒有奶給你吃 (拍她) 我說嗎，乖

孩子，（孩子不哭了）聽媽的話，媽歡喜你，大家都歡喜你，（隨嘴哼，微弱地）乖，乖不要哭，等一會兒吃白粥，白粥香又甜，吃了好過年——（孩子又哭了）乖孩子，叫你別哭啊！哦哦！奶不够吃，苦了小寶貝，媽媽的奶會多起來的，睡一會兒吧！乖乖（孩子的哭聲並沒有停止，對內叫）媽媽！（沒有人答應，這時前門被推開了，鄰女走了進來）

大 已經放工了嗎？

鄰 （點頭）唔，（把手裏一籃雞蛋放下來，自己坐在床沿）我給你帶了點雞蛋來。

大 真是過意不去，又要你們破費。

鄰 身體好些嗎？

大 （搖頭）我想明天就去做工。

鄰 不行，不行，你還是多休息兩天吧！養孩子，已經身體虧了，何況又生病。

大 一點小毛病算什麼！

鄰 大家都關心你，要不是忙着做工，住得遠，他們都會趕來看你的——他們叫你好好保養，身體重要，王大媽說前年就因為生阿嬾不滿月跑出來做工，身體受了暗傷，一到陰天腰就酸疼，站不直呢！

大 王大媽的身體本來就不好——生孩子就是受罪，做個女人總沒有辦法。

鄰 女人總倒霉些。（半晌）聽說現在的羅宋女人很好，養孩子三個月不做工，照樣拿工錢。

大 （沒有聽清楚）就是馬路上的那些羅宋人！有什麼比我們強的。

鄰 不，你弄錯了，我是說的他們自己國家裏的羅宋人。

大 哦！哦！

（孩子哭了）

大 哦哦哦，乖，別哭（哄孩子）張阿姨送了雞蛋來，媽吃了奶就會來的。

鄰 奶不夠嗎？

大 是的——！唉，要是她爸爸在上海要好得多了。

鄰 這也是沒法子的事，上海他住不下去。

大 活受罪，告假期已經滿了，做起工來，這孩子真不知道放在那兒才好。

鄰 我看，還是多告幾天假，等一下我有事去工廠，給你續假。

大 不用了，上次已經費了多少口舌，真是，（又愛又恨地指着小孩）要是沒有這個小鬼就好了！

鄰 伯母不是可以照應照應嗎？

大 她老人家家裏的事，本來就不大管。

鄰 哦！看她像老是在忙着？

大 成天打花會啦！又麻將啦！難隔一天不打牌（指着上面）她現在正在亭子間裏打着牌呢？

鄰 （點頭）老人家就歡喜這些。

大 也真沒有辦法，阿珍訂婚，又把她忙着了！

鄰 聽見說起，什麼時候？

（樓上有人聲）

母聲 （頗不服氣地）我不信，我聽一三同不如你二八萬對倒，等下再來，王師母，替我代打兩牌，我聽見有人說話，恐怕阿珍回來了！

女人聲 快點來啊。

母聲 自然，自然，我不會放鬆你們的。

（母親下樓走了進來）

母 （發現不是阿珍）阿珍還沒有回來嗎？

鄰 (差不多在同時) 伯母。

母 (微微點了點頭半自語) 阿珍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大 怕是別的事情就攔了。

母 (不以爲然地) 拿衣裳化不了這末多時間。(看看手錶) 已經是五點半鐘，她回來還

得打扮，打扮，要不然，簡直來不及了。

鄰 是說珍姐嗎？我剛才在馬路上看見她和一個——

母 一個高個兒着西裝的男子在一塊兒走是不是？——對了，那就不要緊了，一定是他們

一塊兒又去買東西了。

鄰 (改換話頭) 哦！珍姐真會交際，到公司不到兩個月就結識了些男朋友了。

母 (不滿意地) 那裏是男朋友！你弄錯了！那是公司經理的少爺，剛剛從大學堂裏畢業

(因興奮而滔滔不斷地) 現在在一家洋行裏辦事，他一下就看中了阿珍，死纏活纏地

要阿珍和他結婚，阿珍不肯，他就賭咒發願說是阿珍非嫁他不可，而且還跪了下來，

要是阿珍不答應，他就要跳黃浦，你想，這真把阿珍難着了，她只推說，要回來問

我，那裏知道這位少爺，就什麼也不管地開了汽車跑到我們家裏來，親自問我，我早

就對阿珍說過了，不要讓他到我們家裏來，看得寒愴，可是他真的開汽車來了，只聽

見喇叭「嘟嘟」的叫，我曉得不對，馬上跑到外面看個仔細，誰知道還沒有來得及跑到門口，他已經跳進來了。（指一個地方）喏，就在那兒，穿一身非常漂亮的西裝，真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一點也不嫌我們這兒髒，就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說是要問我的主張，答應不答應阿珍和他結婚。

鄰 哦！他是求婚來的。後來你答應了沒有呢？

母 我自然沒有答應，這麼冒失，我怎麼能够答應呢？不過我的心裏是答應了，當時我只同他說，這件事關係小女的終身，我要仔細想想，他聽見這話非常滿意，回答我說，過三天聽回音，就又這麼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走了。

鄰 原來是這樣的。

母 後來我和阿珍商量了一整晚，結果，倒底覺得這一門親事不錯。比阿秀好！（指大女）大媽，談珍珠的事不要把我和進德的事扯進去好不好。

母 我不過隨便提一句罷了（對鄰）你想，像阿秀這樣，進德不肯好好做生意幹活，跑到內地去，連信也沒有封，把她一人丟在這兒，現在生了小孩，誰來照應呢？

大 媽！你不要往下說好不好！（孩子哭）乖別哭！（對母）等我好起來，自然有辦法，不，我明天就去做工。（要起身）

鄰 (對大) 不要動，好好地躺着，身體要緊。

母 阿秀，我這是說的真話，一個女人要不嫁個好丈夫，就要吃一輩子的苦，永世沒有翻身的日子。

鄰 伯母，也不能這樣說啊，(笑着) 比方像伯母不是一個人創出來好嗎？

母 我這話一點也沒有錯，阿秀的爸爸死得要是那麼早，我也不會吃盡千辛萬苦，受這末多年的罪了。從前阿秀——

大 不要提，不要提這些，媽，我知道，(痛苦地) 我知道。

母 所以我覺得這是阿珍的一個難得的機會，我知道一班年青人常常靠不住，所以我對阿珍說還是和他先訂婚的好，過些時再結婚。

鄰 這麼說，那個男人就是你的女婿了，伯母，我該向你道個喜才好，哪天訂婚可別忘了請我們吃喜酒啊！

母 不想打攪你們，就是今天。

鄰 (意想不到) 就是今天？

母 等阿珍一回來就上飯店去。

鄰 真是想不到，伯母，你好福氣！好福氣！對不起，你這樣忙還要跟你打岔，我該走

了，回頭當面向珍姐道喜（對大女兒）等一下我再來看你。（下）

大 謝謝你啊！（轉向母）媽，以後你不要再罵進德好不好？阿珍的喜事，我以為……

母 憑我半生經驗，沒有錯的。還是實是求是的好（對大女）你就是吃這份虧，不是我說你，你要是不嫁給進德，也不會弄到這樣田地！

大 （窘）這個……。

人聲 羅師母，來啊！

母 來了，來了！（走向樓上）阿珍一回來就喊我！（下）

（三女上，垂頭喪氣她夾着書包，放上書包就呆坐在椅子上）

大 阿寶，怎麼了？

三 大姐，你不知道。真是把我氣死了。

大 什麼事？

三 今天校長把我叫了去訓話，說什麼你是免費生，怎麼可以在學校裏組織讀書會，研究會，鼓動同學不向正路走？應該安安靜靜的讀書，不讀國事。他說我不能這樣胡鬧受人家利用，我說我沒有胡鬧，也沒有受人利用，可是他一定說我行爲不正當，要記我的大過，我氣極了，跟他辯論起來，我問他是不是中國人，要不要中國好，他被我弄

得沒有話說，就恐嚇我，說要是鬧出什麼事來，他們不管，其實學校裏大家都很好，除非他們去報告。後來他說不過我結果只好說，你既是免費生，現在學額已經滿了，你還是到別的學校去吧！我氣極了，就說退學就退學，馬上跑了回來。

大 這麼說，你是被開除了。

三 開除就開除，反正這種學校讀得也沒有意味。

大 寶妹，不能那麼說，多讀點書究竟是好些的。

三 這種奴化教育，我真的不想讀下去，我已經和幾個朋友商量過了，不進學校，自己讀書。

大 自己讀書總是不大容易，我很懊悔，從小沒有進學堂連信也不大會寫，現在要學又沒有多少工夫，進步太慢，所以我才主張送你去讀書。

三 （打斷他的話）早知道是這種學堂，我才不要進去，每天讀經，讀怎麼做太太小姐的道理，這樣的學校進了又有什麼用？

大 不要氣了，寶妹！現在的學校都是這樣！你不是當初自己也是一心一意想讀書，後來才要二姐托胡預源介紹進學堂的？他也是一翻好意。

三 什麼好意，胡預源要追求二姐，自然替她辦點小事了。老實說，二姐有些事我就不贊

成，答應和這個姓胡的結婚。他是一個壞蛋，仗着他爸爸的地位，專門跟公司裏的女職員胡攪。

大 你怎麼知道？

三 他父親是學校的董事，學校裏的同學大家都這麼說。

大 這話也許不錯，唉！真是——

三 大姐，我已經決定不進學堂了，我要去告訴媽，（聽亭子間中打牌聲）她就只曉得打牌。

大 不要那末氣，能讀下去，還是讀下去的好！你是我們唯一的小妹妹，我們希望你好！

三 （受感動地）我知道！

大 你要聽我的話，繼續用功。

三 我聽你的話。

大 我常覺得自己書讀得太少，知道的東西不多，所以我希望有一個讀書的妹妹，將來好做一番大事業，我年紀大了，二姐也只讀了一點，就不得不半途而廢到公司裏當女職員去了，只剩下一個你，我不信我們兩個姐姐就不能讓一個妹妹讀書，讀完中學。

三 大姐，我那裏不喜歡讀書呢？不過，這種學堂真是可恨，你想，做一點對國家有好處

的事，都不許。可恨不可恨？

大 不要那麼心急，要慢慢的來，這個世界，要慢慢的才能改得好的，我希望你做一個更好的女子！阿寶，你不要辜負了我的意思，你不在這個學校讀書，可以到別的學校去，我總要使你有書讀才安心。

三 (深受感動) 大姐！

大 聽我的話吧！

(三女倒在大女的懷中)

(外面有汽車聲，接着二女聲)

男聲 達林，等我開汽車來接你！

二聲 等會見！

(二女上，手裏拿着東西)

二 真累死了！(把東西放下)

(大女三女二人看着她)

二 媽呢？

三 樓上打牌！

二 不早了，（叫）媽！

母 （在樓上立應）哦！來了！

二 阿寶，我給你的新衣服（打開紙盒）在這兒！快點換起來吧。

三 我不去！

（母親走進來）

母 （聽見了三女的話）阿寶爲什麼不去？今天這麼個好日子，珍姐在大飯店訂婚，你去看看也是好的。

三 我不要去。

母 人家擺了酒筵，他家裏人都去，可惜你們爸爸早已過世，要不，他才高興呢！（對

二女）胡家裏人都到嗎？

二 預源說，全都到的，他家裏非常看重這件事。

母 我看你也不必再到公司去了，也省得惹起胡家的閒話，將來我們也得撥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住。

大 二妹，公司還是去的好，自己養活自己，總歸靠得住。

二 不，預源早就說過了，在公司裏當女職員不像話，成天站在那裏也賺不到什麼錢，還

得應付不三不四的客人。

三 你認識胡預源不就是這樣的？

二 那……那……不同……他是經理的兒子，自然不得不和他應酬。

三 應酬的結果，就是兩個人結婚。

二 寶妹！

母 你懂得什麼？根本是小孩子！快去換衣服去。

三 告訴你我不要去，我不要換衣服。

母 這孩子脾氣倔強，好吧！隨你的便，阿珍打扮起來吧！

二 (拿新衣服給母) 媽！這是你的新衣服！

母 (高興) 啊！

二 這是預源到公司裏綢緞部買來的料子。

母 真好。

二 (拿起自己的衣服試樣) 大姐，你看我這件衣服怎麼樣？最時新的花樣，單是工錢就

要五十塊！

大 (不生興趣地) 哦，哦。

二（看自己的衣服）這花邊，也是頂考究的，還有這雙皮鞋（拿皮鞋給他們看）你們看好嗎？（收起皮鞋）預源說，一切都預備好了，他爸爸非常滿意，叫我不必再做工作了，我想明天就到公司裏去了。

大 珍珠！

二 我已經決定了，預源和我說，要是人家聽見了他和一個公司女職員結婚，不是丟臉嗎？

大 公司女職員，也並不賤啊，靠自己的力量養活自己！

二 可是人家却不是這樣想啊！他們總把女職員當做花瓶，一點用處也沒有。

大 你自己也這麼想嗎？

三 那末，二姐，你當初怎麼去做公司職員的呢？

二 還不是爲了生活，當時不去也沒有辦法，媽要我去的，現在生活既然有了辦法，這種職業也不必做了。

三 二姐，你就這樣打算一輩子依靠男人嗎？你以爲胡預源就一定靠得住嗎？

二 我相信他對我是不會變心的，我曾經試探過他好幾次，他總是死心塌地向着我（自滿地）他絕不會變心。

三 就算不會變心，你今後就真的打算做起少奶奶來了。

二 少奶奶……寶妹，你問我這個幹什麼？你年紀小，現在還不要懂得這些。

三 不過我要懂得，我要懂得。

（母親換了衣服上，一邊說一邊鈕鈕扣）

母 阿寶你要懂什麼？

大 她小孩子，想到那裏，問到那裏。

母 這孩子真是別扭，今天這樣好日子，儘噉着嘴做什麼？給你讀書越讀越不通人性了。

三 我現在根本不要讀書了。

二 不要讀？當時又爲什麼叫我說進中學呢？

母 胡鬧，古怪脾氣，越過越不像樣！

三 這種學校讀了也沒有什麼用。

母 你真打算不去，也得同二姐說一聲，好讓她叫預源去打個招呼。

大 不是她不要讀書！是學校要她退學。

二 那爲什麼？

母 預源介紹去的，那裏可以隨便退學？校長是他的好朋友，胡先生的面子要緊。

二 究竟爲什麼？

三 爲什麼？爲了我們組織讀書會，研究會，要做一點對國家社會有好處的事。

母 這些鬼話，不知道那兒來的，真是頭疼，時候不早了，阿珍快換衣服去吧。

二 是的。（下）

母 也好，阿寶，你也不必讀什麼書了，在家裏坐坐好了，將來嫁個人安安靜靜地過日子，我早就說過讀書沒有用，你大姐偏偏贊成，要送進學堂，你看，現在惹出了這些麻煩，你自己自然沒有什麼，人家是大面子，給你弄僵了，多不好意思。

大 媽，還是叫二妹去說說情，讓三妹再進去，免得半途而廢。

母 書讀了又有什麼用，還是像阿珍嫁一個人舒舒服服地過活好，只怕像你這樣毛燥脾氣，人家不要你。

三 我才不要嫁這種人呢！做少奶奶我不幹，當男人的裝飾品。

母 照你說起來怎麼樣！就這麼像一個流氓似地跑來跑去，過一輩子。

大 媽，三妹好在還小，將來大了，讓她自己去好了！

母 你們的主張都差不多！隨你們怎麼好了，好在這是你們自己的事。唉！我養了三個女

兒，只有阿珍聽話。

(鄰女上)

鄰 伯母，(對大女)大嫂！

大 廠裏去過了嗎？

鄰 (稍一停頓)真是想不到的事，他們已經找到熟手替工了。

大 什麼？

鄰 他們說，因為廠裏生活忙，不能再等。已經找了替工。

大 (驚)就這麼停了我的生活！

鄰 我跟他們說了好久，你是爲了生孩子，可是他們就全不講理，根本就不聽我的話，不理我！他們說這是廠裏的規矩。

三 廠裏的規矩是不許女人生小孩？

母 算了，跟他辯又有什麼用？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吃人家飯，就得受人家管，還有你說話的地方？我早就說過了，靠做廠總是沒有法子。

大 唉！真是想不到的事，好容易托人才找到這麼個生活，不想因爲生孩子，就歇了工！

(孩子哭起來)

大 孩子，別哭了，媽又沒有生活，又得到處求人！

鄰 大嫂，別難過，王大媽他們說，大家總得想個辦法，向工廠交涉，廠裏總不能隨便停我們工，誰能保得一輩子不害病，誰能說一輩子不生孩子呢？

大 謝謝你們的好意，不過這哪有錢的人……

鄰 我們絕不能讓他們這樣做，去年一年廠裏賺那末多的錢，不都是我們出的力氣！  
三 這些狼心狗肺的東西。

鄰 不要發愁，大嫂，明天我們大家要一齊和廠裏辦交涉。我想。總會有辦法的。

大 真是麻煩你們了。

母 還是算了吧！交涉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上一次你們爲了加工錢，鬧罷工，到末了還不是自己吃虧。

鄰 不，伯母，上次罷工我們得到一些好處，不過，怕事情鬧大了，這種環境……

母 嗯！好啦！現在一個從學校裏開除了回來，一個被工廠裏歇了工，我真給你們氣死，今天日子不好，打牌一牌也和不下來！

（二女穿了漂亮衣服走出來）

二 媽！媽！這裏給我別一根別針。

母 (跑去給她別針) 好了!

二 (揚揚自得地轉了一圈) 還好嗎?

鄰 很好，很好!

二 (發現是鄰女) 阿香，我這身衣服剛做的，你看，還可以嗎?

三 自然很好!

母 (眩耀地) 這是預源……阿香你知道就是公司經理的少爺，現在和阿珍訂婚的預源，他給她在時裝公司定做的，這不過是第一件，還有許多在那兒趕着做呢!

鄰 哦哦!

母 預源一定要送我一件(把自己身上的一件顯示給大家看)我這身上的，你看好嗎?我說，年紀這樣大，不該穿這種時髦的衣裳，可是「他」一定要給我做，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二 我們該走了，媽!不能讓人家在那兒久等，也不必等他來接，我們自己叫一輛汽車去吧!

鄰 伯母這就出去?

母 是的，今天他們訂婚，在飯店裏。男家的人全到，連經理也到，這是個好日子。結婚

的時候，一定要請你吃喜酒！

（二女向門口走出）

母 阿寶，你真的不去？

三 我不去！

母 真是壞丫頭（對二女）我們走吧！阿珍。

（正在他們要出去時，有人敲門聲）

母 誰啊！

（門推開了，一個少婦站在門外）

少 這兒是姓羅嗎？

母 是的，你找誰？

少 （走進來）羅杏珍在家嗎？

二 我就是！

（大家愕然）

少 對不起，我要和你說幾句話！

二 有什麼話快點說！

(少婦向四週看了一遍)

二 這兒都是我家裏人，不要緊的！

少 杏珍小姐！你穿得這麼漂亮，我知道今天是你最高興的日子。

母 你是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少 我在二年前也和你一樣有過這麼一個非常高興的日子。

三 (莫明其妙)高興的日子！

少 那時候，真是我的黃金時代，我滿肚皮的希望，我滿肚皮的幻想，我就不知道這世界上還存在着什麼不幸的事。

二 你說這些話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少 我要告訴你，當時我也被人愛着，他把我當天仙一樣地供奉，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沒有一件事他不依從我。可是，這種快樂的日子，不久就破滅了。

母 請你把這兒來的事快點說，我們還要出去，我們有事！

少 請你們等一下，讓我把話說完，務必請你讓我把話說完。

二 快說吧！

少 我從前也是公司裏的一個女職員，因為生得還漂亮，所以很受人注意，經理少爺常到

公司來，有一天他看見了我，就和我攀談起來，後來我們常常來往，不久就相愛了，他說真心愛我，要和我結婚，馬上我就答應了，那裏知道，他是早已有老婆的人！而且在外面有着好幾個情人，可是等到我知道已經太晚了，我肚裏有了小孩子，一個女人遭到這種事，你說還有更慘的嗎？從此以後，他就拋棄了我。

三 你爲什麼不找他呢？

少 我就根本找不到他，他家公館不讓我進去，從前他還來看看我，可是自我生了孩子，就連影子也不見了！

大 哦，這種男人真是要不得！

少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他又和一個公司裏的女職員要好，而且就要結婚了。

二 你說的是誰？

少 就是胡預源這個專門頑弄女人的男子。

二 天哪！你說是他，天哪！（倒椅上）

母 阿珍，阿珍，我相信這不會是真的！

鄰 真有這回事嗎？

少 我會騙你們嗎？不，我是一個女人，我自己已經被騙，不能騙別人了。

三 學堂裏同學說的話一點也沒有錯。

少 最近我找到了他，他怕我出來聲張，於是給了我一點錢，叫我搬到鄉下去住，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我要把他的罪狀宣布，我打聽到今天是他和杏珍小姐訂婚的日子，就要去當眾宣布，不過，我跟杏珍小姐沒有冤仇，所以先來和你說個明白。我是完了……

母 這是不會有的，這是不會有的。  
少 我的身上還有他的親筆信呢？

（她把信拿出來，讓大家圍看）

二 啊！媽媽（哭倒）

母 這叫我怎麼好呢？……三個女兒……（也啜泣）

大 女人總是這樣受欺侮，又有什麼辦法……

鄰 總有辦法的，伯母。只要我們靠自己，不依賴旁人。……度過這苦難的日子。

（小孩子哭了。大女哄他）

——幕——



# 國戶

人物：

國戶

其子

媳

妾

妾的情人

老太婆

男僕

另一僕

觀眾（不上場）

佈景：

暴發戶的小客廳，也是辦公室，擺設有點不倫不類，中西雜陳，傢俱大概是新辦的：惡俗，刺眼；這兒少不了一張寫字檯，算盤不離手地擱在上面；有一隻大保險箱放在牆角。

後面有一較大的門通到外面大會客廳，右牆左牆各有一小門通到內室。

這間屋子有一個特點，那便是到處裝着電話：牆壁上，桌上，茶几上，總共有三具之多。

幕開時，這位暴發戶坐在寫字台前，撥動算盤珠，似乎在算賬，一面嘴裏喃喃地唸着，他是一個體格健壯的中年人，穿着品質高貴的衣服，但是仍然不脫土氣，大概是因為發達不久的緣故吧！

幕開後，只聽見算盤珠的聲音，不一息。桌上的電鈴響了，他馬上接電話。

國戶

喂喂！哪兒！……哦哦我是守清！怎麼樣？……就是你昨天說的那一票棉花？……

什麼價錢？……好極了，——好極了！好好！我買進，我買進，……向上漲？……好

吧！就這麼說，銀行裏就要有現款解來；……是周克昌，對了，就是他從蘇州解大批

款子來……好好，再見！（放下耳機興奮的微笑，頭微點狀頗得意，一隻手在桌上敲

了幾下，然後站了起來，在屋內踱着，暗自思忖，引為得算）唔；多囤點棉花……不

錯……（正在他得意忘形時，手邊茶几上的電話機響了，於是他馬上接電話誰）？我就

是，……有什麼消息！……我早就料到了，怎麼樣？——我不跟你說過？要囤嗎？……

……就囤煤，靠得住，……瞧！一漲就這末多……你囤了不少吧！……很好……很好！

我等你好消息。(放下耳機，滿意地)又是一筆！(向前走了兩步，突然想起了什麼，隨手拿了牆上裝的電話撥動號碼)喂喂！請你找老板聽話……哦哦！……我是守清……唔唔，……上午跟你談的，我想就這末決定了好了！三千包，一號二號都行，……我決定了！麻煩你……唔唔對了！……等下見面談？……也好也好……(放下耳機)。

(就在國戶電話打完時，他的兒子走了進來，他是一個卅歲不到的年青人，可是，樣子却枯瘦，急躁，由於成日成夜的賭博，簡直失去了人性，兩眼睜睜攪滿了紅絲，時時刻刻像在和人爭奪什麼，他偷偷摸摸的走進來，用斜睨的眼睛打量屋裏的一切，看見國戶，馬上停下足步，像是隻野獸找到了他的目的物。與其說有點怕父親，不如說有點恨他，這只要看他那雙眼裏壓抑着的兇光便可知道，他們中間毫無親愛可言，只充滿了敵意，這自然是爲了錢，所以如果說他還不得不不服從他也不是爲了錢，絕不是爲了他是他的父親，也正因如此，他們是對立着，隨時存着緊張的現象)。

國戶 (發現了他的兒子) 做什麼？

子 (沉吟了一下終於直截了當地) 我要錢用！

國戶 要錢用，要錢用！你碰着我就是要錢！

子 是的，我要錢。

團戶 我沒有錢。

子 (敵意地) 可是——

團戶 告訴你，沒有錢！照你這樣用法，再多點也化光，成天不做事，只曉得賭錢！

子 沒有，沒有，(辯解地)我不過是偶而去這末一兩趟。

團戶 還想瞞我！多少人看見你在賭場裏出出進進，要不爲了你媽，我早把你趕出去了。

乾脆不要你這個兒子！

子 (抓着他的弱點) 可不？媽死的時候，關照我跟你要錢的！她留下了不少錢給我！

團戶 胡說，媽留下了什麼錢？

子 (故意地) 你不就靠了這筆錢發了大財嗎？

團戶 畜生，說話沒高沒低，你知道現在是跟你老子說話嗎？

子 爸，我要的是錢！

團戶 錢！沒有！

子 逼得我沒有辦法的時候——

團戶 (奇) 怎麼？

子 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國戶 你打算怎麼樣？

子 (含意的) 我沒有什麼打算。

國戶 那末你剛才說——

子 這幾天我一共輸了兩千塊。

國戶 兩千？那兒來的！

子 借來的，印子錢，得馬上還他！

國戶 昏了頭，你說夢話。

子 沒有！現在就要還錢。

國戶 天下沒有一個老頭子替他兒子還賭賬的。

子 只要你肯給我一筆錢，我可以馬上把牠贏回來！

國戶 我沒有錢！

子 那末！你囤了那末多東西！

國戶 渾賬，這話是你該說的嗎？

子 (忘記了對面是他的父親) 他們說你既然是評價委員，……

國戶 難不成有人要和我爲難不成！

子 (學來的無賴口吻) 說不定——

國戶 (氣) 你這混蛋，畜生，你給我滾！

子 拿錢來！

國戶 沒有！

子 今天沒有錢不行，我過不去！

國戶 哼！我馬上找律師登報否認你這逆子。

子 我要的是錢。

國戶 (拍桌) 給我滾，滾！

子 不不，沒有錢我不走。

(正在兩人堅持時，男僕上)。

國戶 什麼事？

男僕 外面有人要見你。

國戶 誰？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見客。

男僕 我說老爺不見客，她說一定要見，有要緊的事，而且她又是一個女人，一個老太

婆，我又不能跟她打架？

國戶 你就讓她進來了！

男僕 我讓她在外客廳裏等着。

國戶 好吧！我去見她，（喃喃地）哪兒來的這末一個鬼老太婆，告訴過你，下一次這些

不三不四的人來，你回絕了他，這種時代，難保沒有壞人，你還當從前一樣。

子 老爺現在是大財主，大國戶！（自己走進大會客廳）

國戶 不許你開口！（看見男僕還在）叫你下去！

男僕 是！

（男僕跟着打算出去，其子叫住了他）

子 阿福！

男僕 少爺，有什麼事？

子 （走過去非常客氣地，簡直不像少爺對僕人）過來！我有件事和你商量。

男僕 （走進兩步）你請說！

子 我是說——你是知道我的！

男僕 （狡猾地）少爺的事，我們當下人的怎末會知道？

子 什麼（氣）你這壞東西，裝蒜，第一次還是你帶我去的。

男僕 你是說，……這是……這是……

子 要不，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賭場在那兒，現在我是迷上牠啦！

男僕 哦！你是說這個！是你要我帶您去的！你說要消遣解解悶，後來你說就到賭場裏去

吧！我說……

子 少嘮叨，現在不管那些，你得幫我想法，我輸了一千塊。

男僕 怎麼想法！

子 這是化了大利錢借來的，今晚非得還他不可，我要弄一筆錢去撈本！

男僕 撈回了本，那才好啊！

子 可是，現在沒有錢，連一個銅子也沒有。

男僕 哦！

子 所以您得想想辦法！

男僕 跟老爺討好了。

子 剛才就爲了這個跟他麻煩來着，老頭子別的都好辦，要他的錢可就是要他的命，這比登山還難，不怕他回這樣，回那樣也不知道闖了多少，隔這末幾天馬上可以賺大錢，

可就不肯給幾個錢他兒子化。

男僕 他老人家是要你學好！

子 你也這麼說？渾帳東西，喂！（惡狠狠地）我問你，老頭子的錢，平常都放在哪兒？

男僕 這……這……我哪裏會知道？

子 不要騙我，除了那不要臉的死婊子彩雲就是你。出出進進的人，你全知道，有什麼生意買賣你全在場，唔！他的現錢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男僕 你說老爺除了太太就信任我，那裏話！

子 不管你哪裏話不哪裏話，馬上告訴我錢藏在什麼地方？（指着保險箱）是不是在那裏面？

男僕 大概是的吧！

子 那末，鑰匙你知道放在哪兒？

男僕 自然放在自己身上。

子 在他自己的身上（沒有法子地自語）老頭子那皮夾就寸步不離，怎麼弄得到手？……今晚上來不及，（大聲）我一定要錢，一千塊，一個銅子也不能少，阿福，不行，（逼着他）錢錢，錢！

男僕 (驚) 少爺你……

子 今天非去拚一下不可，下午睡中覺，我做了一個夢，啊！真是個好夢，這一次，下注準會大贏特贏。

男僕 那就好了！

子 可得要本錢啊！媽的，什麼東西都輸了！老頭子就不肯給一個錢，上個禮拜說得舌破唇焦，好不容易才弄到三百塊……哼！非跟老頭子要錢不可！（拳擊在桌上，「噹噹」的響）

男僕 沒我的事了？

子 隨你便吧！（男僕欲下）不過你一定要想過一個法子幫我找錢。

男僕 好像我在哪兒見過一個鑰匙，可以開保險箱。

子 呀，（大喜）真的？在哪兒？

男僕 (面有難色) 不過，我忘記了！

子 想想看，你不要怕，一切的事我擔當，你只要幫我的忙，總有好處，你可以……

國戶 (在外) 阿福，阿福！

男僕 老爺叫我……

(男僕下)

子 媽的！這老頭子，這守財奴，這昏了頭的老糊塗，自私自利的老傢伙，有那麼些錢又有什麼用？囤米，囤煤，囤棉花，什麼東西都囤！就算發了大財，又有什麼樂趣，成天打算盤，時間全花在算盤珠裏，媽的！這鬼算盤（把算盤揮得直響）要是我啊！有了錢去搖寶去，下大注還不贏得一塌糊塗，鈔票直往自己家裏送，不必記掛別的什麼。媽的，老頭兒不知道存的什麼心。就不懂樂。

(媳上，她是一個平常的女人；賢妻良母一類，爲人忠厚，所謂『逆來順受』生活頗爲悽苦，對她只知賠錢的丈夫受盡了委曲，她長縮地走了進來)。

媳 (低聲) 志厚！

子 (看見是她，粗暴地) 幹什麼？

媳 我要跟你說幾句話。

子 (搶白) 沒工夫！

媳 (畏怯) 我……晚上，我……我要出客去。

子 你出客去好了！關我什麼事？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媳 出客總得穿件好衣裳，戴點手飾。

子 (明白了) 你是說那隻鑽石戒指。

媳 剛才我找了半天沒有了，你你……

子 不錯！我拿的。

媳 快還給我吧，我要用。

子 要用，屁！給我當了！

媳 當了！? (欲哭) 你怎麼可以……? ?

子 這有什麼？老子拿來做賭本賭輸了。

媳 我只有這一個戒指，你不能這樣。

子 少囉唆。

媳 (拉着他) 你得還給我！還給我！

子 真麻煩，走開！

媳 (淚下) 你沒有良心，嫁了你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三天兩晚不回來，把我的東西

拿去當了，養別的女人。—— (拉她)

子 你想怎樣？

媳 有了女人還不够，現在又迷上了賭，公公不給你錢，你就逼我，什麼東西都給你拿去

化了！你你……

子 少胡纏，你發瘋了！

媳 (爆發) 我沒有發瘋，我沒有發瘋，發瘋的是你，是你，你傾家蕩產地賭，什麼都賠光了，連我這最後的一隻戒指也不給留下，好沒有良心！這是媽給我陪嫁的(瘋狂的哭着) 你不能拿去，她關照過我，要好好保存着，這是祖傳的東西，她臨死的時候還特別跟我說，要我好好保存牠記着牠，你怎麼能當了？還給我，還我。(拉着他)。

子 放開手，放開手，你這瘋子，媽的！戒指我當了，你能把我怎麼辦？喜歡賭，這是老子的脾氣，你管不着，再不放，老子要動手了！

媳 不行，不行，還我戒指，(拉着他腿不放)。

子 他媽的，你是尋死！

媳 是的，我要尋死！

子 再不放手我要搯死你！(把她摔在地上)

媳 (嚎哭着) 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殺了我倒乾淨，(在地上滾) 戒指，戒指！(站起來，又拉着他)。

子 滾滾滾！真是碰見鬼，你給我滾。不用打岔，我有事要做；老子要賭，老子愛的就是賭。

媳 我不走……

子 (用力拉她，她掙扎) 走！

媳 殺了我吧，我不要活了。

子 你死了又有什麼用，死了變不出錢來，走走！不要阻三礙四的，你這死貨！不識相！

(打她)

媳 你打，你打，(大叫)公公在家，你打死我好了！

子 怎麼！你想毀了我，給我走！(抓着她的手，一面推她進去，一面打她)

媳 天啊！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

(他們向內室下)。

(不一會囤戶的妾，走出來，着一件漂亮旗袍，年青，燙髮，姿色尚可，是不安於位的那一種女人，她看着子媳走進房去，於是看看手錶覺得時間不早了，然後跑近外客廳去竊聽，似乎要打探什麼消息似的，剛好僕人跑進來)

男僕 太太！

妾 那邊是誰？

男僕 一個老太婆，是爲着房子的事。

妾 哦！

(僕人拿了帽子手杖出去)

妾 阿福。

男僕 (回轉) 太太有什麼吩咐？

妾 (欲言又止)……

男僕 你有什麼事儘管吩咐！

妾 阿福，我是說早班的火車就要到了吧？

男僕 快到了。太太是……

妾 我不過是問問罷了！

男僕 就是這點兒事？(要走)

妾 不，(制止)回頭周先生，周克昌來，不必通知老爺，馬上告訴我！知道吧！

男僕 (會意) 哦，哦，是，是，是，不是說周先生到蘇州去了嗎？

妾 不用多問，去吧。

男僕（又問）周先生是乘這一班車打蘇州來？

妾 叫你不要問！

男僕 是，是是，（又回頭，嘮叨）是解款回來的？

妾 又要多嘴！

男僕 是是，（終於又忍不住）天曉了您要不要我給您開燈。

妾 好吧！

男僕（僕人去開了燈）這樣好多了！

妾 去吧！

男僕 我是說……

妾 又要說……

男僕（狡猾的）我是說：老爺這就要出去。

妾 還有什麼說的？

男僕 沒有了！（這次真的沒有了，走到外客廳去）

妾（看着他走出，然後從懷中拿出一封信來看了一看，又看看錶）就快到了，早車——  
蘇州兩個鐘頭直接到這兒！在門口等他……（然後做一個喜悅的姿態，走進內室）

（不一會，團戶急急的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老太婆，穿一件顯然是出客用的衣服，上面還有摺痕）

老太婆 請你幫個忙，開個恩，王先生！你千萬不能回我們的房子，你叫我們搬到那兒去住呢？

團戶 讓我查查看，你究竟差我多少錢（走到桌邊，翻開一本厚賬簿。）……

老太婆 我來告訴你，三個月一共是……

團戶 （打着算盤）不少，不少，整整三個月，還有從前的欠賬。

老太婆 只要你不退我房子，我一定湊足了還你。

團戶 總算對你們客氣，通知了你幾次。可是，你們全不理會，我自然只有叫銀行來收回你們的房子！

老太婆 冤枉，冤枉，我怎麼會不理會，我四面八方找人來說情，可是找來找去找不到，人家說我們有點兒遠親，不必找外人。

團戶 誰說我們是遠親？

老太婆 可不是？人家說，進德我那不學好的兒子該叫你六叔。

團戶 六叔？（瞪她一眼）

老太婆 哦哦，不對不對，或者是六表哥也不定。

團戶 越說越不成話了，

老太婆 記得我們從前住在上海，你們還住在鄉下，有一次你們家老太爺到上海來，還是住在我們家裏呢！

團戶 廢話。我記不得有過這樣的事！

老太婆 我親眼看見的，你家老太爺帶着大少爺來上海。哦，帶的就是你。

團戶 我？胡說！馬上拿錢來！

老太婆 是，是，我說錯了。

團戶 一定是你記錯了。馬上拿錢來！

老太婆 是的，我記錯了！

團戶 馬上拿錢來！

老太婆 後來我那苦命的死了，孩子不中用，讀了學堂也找不到事做，眼看着別人發財賺大錢，他可死心塌地的不和人爭，就這末鬼混混，害了自己也害了旁人。借你們錢還不出，不得不把房子抵押給你們。

團戶 胡說，是你們窮得沒有辦法，央人來說，要我們買下來，我們可憐你們才答應了

的！

老太婆 從此我們房子就沒有了。

團戶 可是，你們還沒有還清我們的債務啊！

老太婆 到頭來我們不得不反過來租你們的房子。

團戶 房租空了三個月。

老太婆 我們并不是好意的，王先生！一日三餐都難維持，我們又有什麼辦法？連吃的也沒有法子，好容易我那大的找到了一個事，可是也混不飽一碗飯，我說，王先生，你可憐可憐我，就當是一個苦人，行行好吧！

團戶 苦人怎末樣？（又打算盤）你差這末多錢。

老太婆 就當做好事，人家說王先生心好，（裝笑臉）修好，到處肯花錢，做公益事，團了幾千石米……

團戶 （吃了一驚）什麼？團米？

老太婆 主持公道會辦平糶。

團戶 （放心）哦，哦！這不干你事。

老太婆 那末，難道你不能可憐我們一下，讓我們一家大小再住下去嗎？

國戶 只要你把欠我的錢還來。

老太婆 要是我們被趕出來，我們到哪兒去呢？真是睡馬路，做「路倒」嗎？

國戶 誰知道！快把錢還來！

老太婆 王先生，你，你……

國戶 再說，我房子另外有用場，不單是退你這一家。

老太婆 不，不，我們搬到哪裏去呢！

國戶 我要這房子有用。

老太婆 我們可以只要一小間，那怕只有現在的一半，不，三分之一也行，只要攔得下兩

張床就可以了。

國戶 我要房間堆東西。

老太婆 那我們願意替你看東西。

國戶 那更不行了。搬家！沒有別的話。

老太婆（哀聲）我求求你，王先生，讓我們住下去，再過一個月給錢，

國戶 不行，不行，

老太婆 那末，半個月。

團戶 不行。

老太婆 一個星期。

團戶 我等不及。

老太婆 三天。

團戶 我要房子。

老太婆 兩天。

團戶 (又打算盤) 太晚了！

老太婆 那末，今晚吧！

團戶 除非即刻，(斬釘截鐵)馬上。

老太婆 (哭) 菩薩，救救苦命的人吧，叫我怎末辦呢？我去，我——去——

團戶 快走，快走，遲了來不及了！(老太婆苦叫着下)

團戶 哼！不信你有辦法，找得出錢來！

(電話鈴響)。

團戶 (接電話) 喂！——我就是！——怎麼，漲了？好極，好極，已經買了下來！我已經決定把我那所房子的房客全趕走拿來做堆棧……，好了！——我就來！(按鈴，僕

上，給他帽子，手杖，下。

（正在他要走出去時，兒子衝出來）。

子 別走，爸爸！

國戶 幹什麼？

子 （仍然是那句話）我要錢。

國戶 早說過了沒有，

子 你一定要給我錢！（站到他面前）

國戶 怎麼！你阻攔着我，我就要出去。

子 給我錢再走！

國戶 沒有錢，你發昏了，快給我滾開，你不是我的兒子。

子 隨你怎末說，你是我的父親，要錢，要錢，一千塊，（強橫的）。

國戶 走開！

子 五百塊。

國戶 少廢話

子 一百塊。

團戶 沒有這回事。

子 五十塊。

團戶 給我滾，一個銅子也不給你，我發誓，我的錢有大用處。不給你賠。

子 團東西，團米是不是？人家會搶你的！你當心！

團戶 渾蛋！我團，這是我的生意，誰敢搶？

子 自然有人敢搶。

團戶 你？

子 我，——我要錢用。

團戶 沒有錢！

子 我知道這保險櫃裏有不少現款。

團戶 胡說，沒有！

子 拿鑰匙給我，我只要一千塊。

團戶 鑰匙？（在自己身上四處摸摸）嘻嘻嘻嘻，我這鑰匙，（從袋裏拿出一串鑰匙）在這

兒（取出一把小鑰匙）我不會給你的。

子 鑰匙！（眼光逼視，伸手）

團戶 (把鑰匙急收起) 畜生，你想搶？

子 不！我要錢。

團戶 滾開，從今天起不許你再進這間房一步，要是我看見你在這間房裏，我打死你，馬

上給我滾！

子 不！(不動)

團戶 說不定你還有什麼壞主意，走！

子 我不，

團戶 我去叫巡捕去，走！

(兒子無法，只好走了。)

團戶 畜生，這個小鬼，小渾蛋！再不管教他簡直上天了！(下)

(不一會男僕進來)

男僕 一個人沒有，開着燈！回頭老頭兒看見又要發脾氣！(一邊說一邊關上燈，台上

頓成黑暗)

男僕 好像有人，(聽聽外面) 太太關照過的，周克昌要來。(急下)

(這時左右二門同時開了，妾提一個小箱從右，兒子手裏拿着什麼從左)

妾 (在門口) 該來了，怎麼阿福沒有來告訴我？

子 讓我試試，這個鑰匙也許可以開保險箱，

(他們向台中試探着走去)。

子 黑得很，沒有燈！

妾 (同時) 黑得很，沒有燈！

子 (發現前面有人) 誰在那兒？

妾 (發現前面有人，同時) 誰在那兒？

(互相聽出對方)

子 是你！

妾 是你！

子 (誤會了對方) 你幹什麼？

妾 (誤會了對方) 你幹什麼？

子 識相點，你不要管我的事。

妾 明白點，你不要管我的事。

子 走開！

妾 你走開！

子 我有事要做。

妾 我有我的事要辦。

子 你真的不走？

妾 不用管我！

子 真和我爲難，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拿出手鎗對着她）你敢碰我！

妾 （大驚）啊！嚇，你要幹什麼。

子 我要——你要阻攔我！

妾 我何嘗阻攔過你？

子 那，你走開。

妾 我要在這兒……

子 你要在這兒做眼線，是不是？

妾 什麼？你，你做眼線，你，（恐慌）不，不，不要這樣，我答應你好處。

子 走開！

妾 我答應你好處，只要你別讓老頭子知道。

子 你要告訴老頭子，你告訴好了，只要你現在不阻攔我。

妾 什麼？你要報告老頭子。

子 你要去報告是不是？

妾 我怕，是你去報告。

子 我去報告？

妾 我們講和吧！

子 走開，我要動手了，

妾 你要……

子 我要錢！

妾 （明白了）哦！你要錢，

子 你要什麼？

妾 我在這兒等人。你做你的吧！我就當做沒有看見。

子 沒有看見？

妾 要是有人來帶我走，你也當做沒有看見。

子 好吧！諒你也弄不出什麼花樣來，站在那兒不要動！（自語）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把鑰匙，

弄得一把手鎗！阿福告訴我，可以開保險櫃，我要錢用，我要到賭場裏去翻本。

妾 哦！

子 站在那兒！不要動（試鑰匙）給我開燈！

（妾開了燈）

子 媽的！怎末也開不開。

妾 你錯了！

子 怎末，錯了！

妾 這鑰匙只有一把，在老頭子那兒。

子 那末是阿福騙了我。

妾 這鑰匙是舊的，從前用的，現在又換了一把。

子 渾蛋的阿福！快去追老頭子，（拿着手鎗）有這東西不怕他不給錢（指手鎗）拚命也

得要錢。（急下）

妾 （喘息了一下）他走了，這樣更好，（焦急的看錶）哦！怎麼還不來？

（僕上）

男僕 太太！周先生來了！

(周克昌上，一個錢莊跑街之類的人，相當狡猾，妾的情人)

妾 沒有你的事，去吧！

(僕下)

妾的情人 沒有別的人？(妾搖頭)老頭子呢？

妾 不在家，你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呢？我等了你好久，

(他們偎依，頗爲親熱)

妾的情人 車剛到，我邊得把那筆款子，藏到另一個地方去，我要騙過同行的人，所以，

要放在一個很靠得住的地方。

妾 那好極了，全部解款都在那兒！

妾的情人 唔，快點走吧！

妾 這一下遠走高飛，不怕沒有錢化了。

妾的情人 你的東西呢？

妾 (把小箱)全在這裏。

妾的情人 他們不知道？

妾 現在這兒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佣人阿福，回頭吩咐他幾句，沒有錯的。

妾的情人 好的，走吧！我已經托人買了船票，旅館住一夜，我們馬上離開上海，否則，他們會追上我們的！

妾 一共多少？

妾的情人 二十萬！

妾 回頭老頭子知道了才大吃一驚！

妾的情人 (冷笑) 來得快，去得快，上次囤米他發了五十萬塊，這二十萬數目不算大！

妾 你真能幹，手脚辦得乾淨！克昌！

(兩人攜着手走出，僕人從另門上)

妾 (回頭看見阿福) 哦，阿福，我跟周先生出去有點事(拿點錢給他)這兒一點錢給你，如果老爺回來，就說我一個人出去得了，不必提到別的事。

男僕 知道了！

(他們走了出去)

(僕目送他們，遲疑了一下，由另一門下)

(媳失魂落魄地踉蹌着跑上來)

媳 繩子，繩子，(到處翻弄，尋找東西)，我不想活了，我不能活了！怎麼活得下去

呢？天啊！繩子，繩子，我還是到陰間去吧！我還有什麼活頭？我的手飾呢？我沒有手飾。我的丈夫呢？我沒有丈夫。他賭錢，什麼都賭光了，他打我，把我當做一隻狗，把我的手飾什麼全化了，什麼都不剩下，什麼都沒有了，死吧！死吧！繩子，繩子，吊死，做個鬼吧！苦命，算命的瞎子沒有錯，我卅幾歲有一關，這一關是過不過去的，繩子，繩子，死吧！（踉踉地哀鳴着走入內室）。

（沈默片刻，外面突然有槍聲，呼救聲，接着人聲，男僕跑出去。不一會，國戶被男僕和另一僕扶進來，門口擠了一些好奇的觀衆，他中了傷，身上有血），

男僕

老王，把老爺放在這兒！

（國戶被放在一隻沙發上，）

國戶

我到底到了家了！……啊！啊！他到底沒有搶了去！

另一僕 快點叫救傷車來！（對外）沒有什麼好看的！（驅散了觀衆）

男僕

老爺，這……這……（驚惶失措）怎麼辦？

國戶

好吧！到醫院裏去……揀一間……不貴的醫院……

男僕

老爺，你不要緊嗎？

國戶

不要緊，不要緊。

另一僕 快點叫救傷車來，打電話！

男僕 (走去打電話，剛要打，電話鈴響了) 喂！唔唔！是的！這兒就是，什麼？……老

爺！(對國戶看)。

國戶 (關心地) 什麼？

男僕 (不肯說，遲疑)……

國戶 說……

男僕 老爺國的米被人家搶掉了。

國戶 (掙扎) 誰說的？米被搶了？不會的，我來聽(不支)啊！

另一僕 快打電話叫車來。阿福！

(阿福換了一個電話，剛要打，電話鈴又響)

男僕 什麼？是的，……什麼？全部捲逃，老爺現在……

國戶 (掙扎) 什麼……

男僕 錢莊打電話來說，蘇州解來的款子被周克昌全部捲逃了！

國戶 真的？我不信！拿給我(僕交給他聽筒) 什麼？我……我是守清……真的……(放

下聽筒) 完了！我這錢統是一滴一滴血汗換來要拿去囤貨賺大錢的。這個狼心狗肺——

——（痛心之極）找太太來。

男僕 她……

國戶 快去找！

（男僕不得已進去，馬上驚叫着跑出來）

男僕 不好了！不好了！

另一僕 什麼！什麼！……

男僕 少奶奶上吊死了……

另一僕 一齊送到醫院裏去。

（男僕過去欲打電話，電話鈴又響了）

男僕 （接電話）是的，啊？哦哦……

國戶 什麼？

男僕 老爺國的棉花着了火！

國戶 燒了！啊（痛苦萬狀）啊！不行！我不能信，他們毀了我，我還有最後的力量，我

還要團東西。我不怕，想不到慘事都出在今天……太太呢？

男僕 她走了，——和周先生一齊走——

國戶，（又受一打擊）她也捲逃了（竭力掙扎，切齒）好吧！一切的陰謀都來吧；我……  
不怕！……我還沒有完！

另一僕 再晚了怕來不及了。

國戶 （竭力忍着痛苦）啊！難道我真的會完了嗎？不，不……

（男僕走到第三具電話前，剛要打，又是鈴聲）

男僕 —— 兇手抓着了！

另一僕 在那兒

男僕 在賭場裏，是……啊！（對國戶，疑問的。）

國戶 對的，是他！

另一僕 誰？

男僕 我們家的少爺。

另一僕 兒子殺父親！？

國戶 （咬牙，點點頭）對了！我一定要我錢，我不給他，我的錢是有用的，我要留着囤

東西的，囤起來好賺錢，不能讓他拿去賭掉。他一定要，我一定不給，他於是拿手鎗

對着我！……阿福！

男僕 老爺，做什麼？

國戶 你摸摸我的口袋。

男僕 (摸他的口袋) 什麼？

國戶 那把長鑰匙，開保險櫃的還在嗎？

男僕 (拿出來一個一個給他看) 是這一個？(國戶搖頭) 是這一個？……是這一個……

國戶 對了！還在，好的，好的，阿福，你給我拿去開開保險櫃，看裏面的現款還在不在？

男僕 (開保險箱) 在，在！

國戶 扶我起來看看。

男僕 不行，你不能站起來，血流得太多了！

(就在這時，老太婆上。)

老太婆 |王先生，王先生，我把全家的東西押給了人家，只弄到一百塊，請你做做好事，

先收下這一百塊，讓我們住下去吧！(看見他受了傷) |王先生，你怎麼了？

國戶 好的！來得正好，(對男僕)把這一百塊錢放進去，(男僕將老太婆拿來的一百塊錢放了進去)扶我起來，我要看看我的錢，我的寶貝，讓我摸摸！(男僕扶他到保險櫃

邊，他像對兒子似的摸着，一捲捲的鈔票。

(阿福扶他，給現款他看)

團戶 (滿足的) 在這裏，是的，全在這裏……鎖起來！(阿福鎖起來) 把鑰匙給我，

(阿福把鑰匙給他)

團戶 好了！好了！我到底是有錢的！我還可以團米，團煤，團……棉……花……

(不支，倒在地上)

大家 啊！

男僕 (撫着他，做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 死了！

(大家奇異地看着這具死屍，唇邊有着各不相同的諷刺)

——幕——

國戶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吳天

出版者 文國社

總經理 文國服務社

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九二號

售價 國幣捌角五分

(W·3) 一九四一年五月出版

77.82  
264310

264310

社國文

\$ 0.85